

顾明远 梁忠义 主编
SHIJIEJIAOYUDAXI
世界教育大系

苏俄教育

吉林教育出版社

世界教育大系

苏 俄 教 育

王义高 著

吉 林 教 育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俄教育/王义高著.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0.10

(世界教育大系/顾明远主编)

I. 苏… II. 王… III. ①教育事业-概况-俄罗斯
②教育史-俄罗斯 IV. G5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9068 号

责任编辑: 郑长利

封面设计: 王劲涛

出 版: 吉林教育出版社 (长春市同志街 55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吉林教育出版社

印 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1.375 插页 4 字 数: 507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套

全套定价: 980.00 元

总 序

20 世纪是风云变幻的世纪。如果说，20 世纪发生了多次科技革命，使人类进入了能够利用核能、探索生命奥秘、发展人工智能和实现信息网络化的新时代，那么教育在培养人才、促进科技发展方面功不可没。科学技术的发展归根到底要靠人才，是教育为 20 世纪的科技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 世纪教育发生过几件大事：一是二三十年代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一次向传统教育的宣战，它的影响遍及全世界；二是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大发展，发达国家实现了中等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中国家在普及教育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展；三是六七十年代的教育改革，它表现在教育如何适应新科技革命发展的需要上，涉及教育目标的调整、课程内容的更新、教学方法的改革，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和终身教育思想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教育价值观，使教育理论和实践进入了一个新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教育改革依然十分频繁。这是人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冷战的结束给人类提供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机遇。但是经济的激烈竞争，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野蛮掠夺所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利益集团的争夺、道德滑坡等等，给人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人类何去何从？是走向毁灭、还是奋起自救？出路只有一条！改革教育以培养众多人才，一方面为了竞争，一方面为了自救。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讲，更着重于提高人的素质，克服人类自身所造成的灾难，但这在现今社会恐怕还只是一种理想。

对新中国来说，改革开放 20 年是空前发展的时期。国民经济翻了两番

有余；教育基本上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增强。但是面临科技迅猛发展和国际激烈竞争的新形势，我们不能不思考，我国的教育能不能适应当今形势的要求。党的十五大制定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谈话。这一切都说明，要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取胜，使中华民族能够立于世界文明之林，我国的教育必须深入地改革和较大的发展，必须吸收世界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当我们跨入新世纪的今天，来回顾一下过去百年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历程，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80年代初我们曾经出版过各国教育概况，90年代初又出版了《战后国际教育研究丛书》，但时间又过去了10年，各国教育又有了新的发展，同时觉得还有一些跨国家、跨地区的专题未能得到讨论。于是我们萌发了编写一套能够反映世界各国教育全貌和各类教育比较丛书的念头，取名为《世界教育大系》。大系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选了10个国家，介绍这些国家教育的改革和现状；第二部分是各类教育和专题比较研究。内容着重反映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力图较全面地反映世界教育的全貌及最新的改革动向。但是由于财力人力的限制，不可能涉及世界各大洲的教育，更不用说世界各国教育了，因此我们只能说，完成了世界教育大系的第一期工程，希望年轻的同志能够继续这个事业，进行第二期、第三期工程，把大系继续编下去，真正成为世界性的教育大系。

本大系由梁忠义教授和我担任主编，实际上主要是梁忠义教授在操劳，各分卷则是各位著作者的辛劳成果，我只做了一些前期的策划工作。

顾明远

2000年7月12日于北京求是书屋

目 录

上编 古代近代的俄国教育

第一章 17 世纪以前的俄国教育(1)

- 一、9—12 世纪的俄国教育(1)
- 二、13—15 世纪的俄国教育(4)
- 三、16—17 世纪的俄国教育(5)

第二章 18 世纪的俄国教育(10)

- 一、彼得一世的教育改革(10)
- 二、罗蒙诺索夫与莫斯科大学(16)
- 三、叶卡特琳娜的应景教育对策(17)
- 四、三位反农奴制的教育活动家(21)

第三章 19 世纪前半期的俄国教育(26)

- 一、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俄国教育(26)
- 二、尼古拉一世时期的反动教育政策(33)
- 三、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教育思想(40)

第四章 19 世纪 60 年代的民间教育运动及政府教改举措(47)

- 一、19 世纪 60 年代的民间教育运动(47)

二、19 世纪 60 年代政府的教改举措(51)

第五章 19 世纪 60 年代前后的教育活动家及其教育思想(60)

一、皮洛戈夫的活动和思想(60)

二、乌申斯基的活动和思想(65)

三、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布罗留波夫的教育理论(73)

四、列夫·托尔斯泰的教育活动及其教育观点(80)

第六章 19 世纪末至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教育(91)

一、19 世纪末的俄国教育(91)

二、19、20 世纪之交的俄国教育(103)

三、1908—1917 年间的俄国教育(114)

中编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教育

第七章 列宁的教育思想及其指导意义(136)

一、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137)

二、列宁论教育的阶级性和政治使命(142)

三、列宁论教育目的和共产主义建设者(146)

四、列宁论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153)

五、列宁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及综合技术教育(159)

六、列宁论教师、专家政策(164)

第八章 革命化改造中的苏联教育(1917—1929)(174)

一、社会大背景(174)

二、党政当局的教育决策(186)

三、教育流派的理论纷争及其实践(201)

四、革命化改造的实际成果及其评价(226)

第九章 规范化整顿中的苏联教育(1930—1955)(235)

- 一、社会大背景(235)
- 二、党政当局的教育决策(244)
- 三、教育理论流派(271)
- 四、教育成败的评价(298)

第十章 应变式改革中的苏联教育(1956—1985)(317)

- 一、社会大背景(317)
- 二、党政当局的教育决策(334)
- 三、教育理论流派(392)
- 四、教育成败的评价(434)

第十一章 解体前夕的苏联教育(1985—1991)(447)

- 一、社会大背景(447)
- 二、党政当局的教育决策(463)
- 三、教育思潮和流派(490)
- 四、教育的评析(586)

下编 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教育

第十二章 教育制度的根本变化(643)

- 一、社会大背景(643)
- 二、教育领域的“非党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644)
- 三、教育领域的私有化和非国有化(648)
- 四、教育的市场经济化(653)
- 五、教育结构的多元、多级化(659)
- 六、教育的非集中化和自治化(665)

结 语(669)

上编 古代近代的 俄国教育

第一章 17 世纪以前的俄国教育

一、9—12 世纪的俄国教育

(一) 基辅罗斯的建国及其文化

俄罗斯国家由东斯拉夫民族发展而来。东斯拉夫民族很早就繁衍生息在第聂伯河及黑海沿岸一带。公元 6—8 世纪时称为安迪人，处于原始氏族制度阶段。8 世纪之后，氏族制度解体，进入阶级社会。882 年，东斯拉夫人建立“基辅罗斯”公国。此间拜占廷文化尤其是东正教势力逐渐渗入东斯拉夫人中间。988 年基辅王公弗拉基米尔（Владимир，978—1015）将基督教定为国教。

史料表明，民间谚语、俗语、英雄史诗和歌谣，构成为东斯拉夫人最早的、萌芽状态的教育和手段。8 世纪时东斯拉夫人已

会用本族语作记载了。9世纪中期,拜占廷教士、希腊人西里尔(Cyril, 827—896)及其兄美多德(Methodios, 826—885)根据希腊字母和斯拉夫语音,设计出一套最早的古斯拉夫字母。988年定基督教为国教一事更促进了这套文字在基辅罗斯的流行,《圣经》等神学经典被译为古斯拉夫文,这为基辅罗斯普及识字教育提供了便利条件。约自11世纪末、12世纪初起,基辅罗斯开始仿照拜占廷编写自己的编年史《当代纪事》。

(二) 基辅罗斯最初的学校

国教的确立和古斯拉夫语的通行,使得有必要、也有可能开办最初的学校,以培养当时政教结合所需的人才。据史料记载,988年基辅王公弗拉基米尔开始在各城镇设置教堂和教士,对所有城乡民众施行洗礼,并派人敦促贵族子弟去读书。他的儿子雅罗斯拉夫(Ярослав, 978—1054)管辖诺夫哥罗德城,也于1028年集中长老和教士的儿童300人,让他们读书。此外,各地修道院也对儿童进行教育。如据记载,基辅的安德烈女子修道院曾开设一所学校,约有300名女童在此学习读书、写字、唱歌和缝纫,从而开了女子教育之端。

在拜占廷的宗教文化及其教育的影响下,当时基辅罗斯学校的教学内容也照例包括宗教信条、读写算技能,有的还开设古典的“三艺”和“七艺”,以及适应外交、商业、军事等实际需要的内容。到12世纪时,基辅罗斯不仅有了许多学校,而且出现了不少博学的斯拉夫教士、大公及公主,并编纂了名人传记和文集,民间的歌谣、故事、叙事诗就更多了。所有这些文化成果,使得当时的基辅罗斯可与拜占廷齐名。

(三) 基辅罗斯流行的教育文献

11—12 世纪期间，基辅罗斯公国除出现了最初的学校外，还流行许多涉及儿童教育的手抄文献——宗教道德文集，如《伊兹马拉格德》、《兹拉托乌斯特》、《斯维托斯拉夫选集》、《圣者录》，等。

此间最著名的教育文献乃是大贵族（后来成了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摩诺马赫（Владимир В. Мономах，1053—1125）的《家训》（另译《训蒙篇》）。它成书于约 1096 年。这部《家训》除一般基督教教义外，也反映了当时基辅罗斯人的社会道德观念。摩诺马赫要求他的孩子们：要赞颂神的恩宠，不忘忏悔、同情、施舍三大善行；无论如何首先不要忘记穷人，要尽力帮助孤儿寡母，不许持强他人；在自家，要随时注意周围不可拖沓的任何事情；在战场，不要仅仅部下作战；要力避虚言、狂饮和淫乱；通过自己领地时，不能在村庄和田地里胡作非为；要安慰病人；要参加死者的安葬仪式；要尊重任何客人；见到人时要用明白的语言问候；要爱护自己的妻子；不要忘记自己的学习所得，不知道的要认真学好；“我的父亲未出国门而懂五门语言，每每受到外国人的尊重，懒惰乃万恶之源”，等等。^①

据史书称，摩诺马赫的叔父也曾编辑《文选》以教育子女，其内容包括《圣经》中的故事和东方学者们的哲学、宗教、道德观念，且有关于读书的专门章节。

① 参见日文版《世界教育史大系》第 15 卷，第 17 页。

二、13—15 世纪的俄国教育

(一) 内外战乱对学校教育事业的影响

上述弗拉基米尔·摩诺马赫作为基辅罗斯大公在位 12 年 (1113—1125), 是基辅罗斯繁荣的最后阶段。此后就进入战乱和衰落期。其原因有二: 一是封建割据加剧, 各大贵族争相扩展领地, 觊觎大公王位, 内战连绵; 二是自 1237 年起, 许多俄罗斯公国被鞑靼 (蒙古人) 所征服, 1240 年基辅作为政治、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也因此而丧失, 大片东欧地域直到 15 世纪末才得以摆脱钦察汗国的统治。在此俄国人所称的“鞑靼屠戮时代”, 学校数目减少, 教育停止了发展。

(二) 读写师傅的出现

由于学校教育活动的停滞不前, 使得“读写师傅”这种教育形式盛行起来。所谓“读写师傅” (另译“蒙师”), 就是受人雇请的、以教儿童 (或成人) 读书、写字为职业的私人教师, 他们是教堂下级神职人员或“世俗人”, 有的为专职, 有的为兼职, 其水平不一, 收一定的学费, 其收费高低通过与家长协商而定。一般在某个学生家中把邻近家中的 8—12 名 7 岁以上的儿童 (或成人) 集中在一起, 进行读写和宗教教学 (一般限于东正教教义, 不许传播异教学说), 个别场合中还教以简单的计算和语法。读写师傅的教学活动填补了当时学校不足的真空。

(三) 诺夫哥罗德公国的文化教育活动

当基辅罗斯的文化教育停滞不前之时, 诺夫哥罗德公国则显

得别具一番景象。这是因为，当时的诺夫哥罗德公国受鞑靼侵扰的程度较轻，它是连接西欧与俄罗斯的一个重要地域，其对外商业活动和内部手工业都较发达，从而它也是当时文化教育较发达的一个公国。当时（14世纪时），西欧的纸传入了该公国，其首府诺夫哥罗德城出现了作为专门职业者之一的“抄书人员”，他们须在征税登记簿上予以注册。他们受雇于大主教、牧师和富商，专事抄书工作。

据考古发现，当时除有以上上流社会的文化交往手段和教学工具之外，还有普及性质的、大众化的学习工具，这就是原始形态的“笔”（即骨制的小尖棒）和“纸”（即白桦树皮），人们用它们来从事教学和书信交往。15世纪末，诺夫哥罗德大主教庚纳迪曾致函莫斯科总主教西蒙，请求他向莫斯科大公申请敕令“建立学校”；并提出了关于先学识字初阶、后学缩写字、再学圣诗等的教学计划。庚纳迪自己在主教寺院中建立了一所这样的学校，以培养牧师职位的成年人。

三、16—17 世纪的俄国教育

（一）俄罗斯公国的兴盛及其教育发展

随着作为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教育中心的基辅公国于9—15世纪从兴盛走向衰落，地处奥卡河与伏尔加河交汇处的莫斯科公国逐渐取代前者的地位。它自15世纪末摆脱了鞑靼的控制之后，逐渐统一了东北罗斯大部，奠定了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基础。政治上相对统一安定，经济上同西欧的贸易繁荣。其地位得以提高的再一个因素就是：1453年土耳其人占领了君士坦丁从而东罗马帝国宣告灭亡之后，莫斯科公国以“第三罗马”而

自居，自认是东正教的最后捍卫者、拜占廷文化的继承者。这种地位由于姻亲关系而被强化——莫斯科大公娶了拜占廷皇帝之妹苏菲亚·帕列沃洛格。莫斯科公国由大公国一跃而为沙皇王国。这种特殊地位促进了它的文化、教育的发展。

16世纪，莫斯科公国的“读写学校”数目大大增加。它的这类“读写学校”也如以前的基辅罗斯学校一样，或者设在修道院内，或者设在神父家里。每所学校约有3名、10名、15名不等的男孩子接受教育，他们的入学年龄也不相同，一般是从7岁开始学习的。除“读写学校”外，在包括首府莫斯科城在内的较大城市及修道院中，还设有少数其程度稍高的“文法学校”。

值得一提的是，此间传进了印刷术，这使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出版物逐渐增多。以《使徒行传》为例：1563年伊凡四世创立了一家仅有两名操作工的印刷所，于第二年正式出版了第一部装帧精美的《使徒行传》；截至1597年，此书出版了1050部。到16世纪末，仅在莫斯科的出版物就达到20多种。至17世纪，书籍的印刷就更为普遍了。印刷术的这种前后发展状况，制约着当时的学校先是采用手抄课本；1634年出版了第一批印刷体的缀字课本，当即销售一空；1637年又发行了第二版；直至17世纪后半期，才较为普遍地采用印刷体课本。

(二) 白俄、乌克兰“兄弟会学校”的涌现

由于基辅公国影响力的削弱，俄国西部与基辅的关系日渐薄弱；西北部的白俄罗斯和西南部的乌克兰被并入立陶宛大公国。而立陶宛公爵与波兰女王的结婚，以及1386年波、立两国的统一，并于1387年宣布天主教为国教，于是信奉东正教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处于波兰地主和天主教教派的民族压迫和宗教统治之下。尤其当1565年耶稣会教派（天主教之一派）控制了波兰

及1569年留布林宗教统一之后，这种民族压迫和宗教统治更趋强化，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开办大批天主教（耶稣会）学校以强行传播天主教和波兰文化，并以此达到后者的一统天下。当时除维里诺天主教学校（1387年始创）之外，1569年开设了维尔纳耶稣会学校，同时还在波洛茨克、威得比斯克、格洛得诺、明斯克、布列斯特以及其他城市设立了数达20所耶稣会学校。

在此背景下，迫使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回应异族、异教的挑战。他们组成了名曰“兄弟会”（“同胞会”）的特殊社团，并广泛开办与波兰天主教学校相对立的“兄弟会学校”。头一所“兄弟会学校”是于1586年在利沃夫以当地兄弟会修道院为中心开设的。继而在维尔纳、鲁茨克、布列斯特、明斯克、莫吉列夫、基辅，以至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广大城乡各地都普遍开办了“兄弟会学校”。

这些学校的特征，透过遗留至今的利沃夫学校章程和鲁茨克学校章程（后者是依照前者制定的，并注明是于1624年制定的）可以看出来一斑：其校长和教师由兄弟会全体大会选举产生；另选出两名督学以作为学校的社会监督人；学校接纳一切阶层儿童，孤儿的学费由兄弟会资助；要求教师对待不论是富家子弟还是贫苦孤儿，或那些街头行乞的丐童，都应一视同仁；应视其才力之所能及，不得对某些学生认真教导，而对另一些学生教导不力；斯拉夫语的教学占首要地位，通行几种印刷版本的斯拉夫语法课本，同时也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含阅读、书写、语法）、修辞、唱歌；而在一些城市（如利沃夫、鲁茨克、莫格列夫、维里诺、基辅等）的兄弟会学校中，课程更全，包括当时西欧已推行的构成为“七艺”的“三科”（文法、修辞法、辩论法）与“四学”（算学、几何学、天文学、乐理学），如希腊语和拉丁语及其语法、修辞学、辩论术、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的某些基本知

识。

据后来(当代)苏联教育史学家论证,在16—17世纪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兄弟会学校”中,具有广泛的民主性质,大量接收儿童,出现分班上课的萌芽,有了儿童出席率和学习成绩的考查办法,这些新因素均被夸美纽斯反映到了他的《大教学论》、特别是他的《组织良好的学校的准则》之中。并认为,兄弟会学校由于同异族异教作斗争而跟莫斯科公国建立了文化上的联系,并用此种斗争精神教育了儿童,所以在为1654年乌克兰同俄罗斯的合并一事中起了重大作用。

(三) 基辅莫吉拉学院

1615年基辅兄弟会学校建成;1631年与该校对立的、倾向于波兰的基辅修道院学校也建成。两校经过一番斗争与磨合,于1632年合二为一,改组为基辅莫吉拉学院。因修道院创办者、基辅大司祭彼得·莫吉拉而得名。几届波兰国王都不曾承认它是高等学校;直到俄皇彼得一世时才给予了“学院”称号的权利。

该学院仿照了西欧耶稣会派高等学校的办学模式,分为三部、八班:初级部4个班,中级部2个班,高级部2个班。学习期限12年。初级部讲授斯拉夫语、希拉语、拉丁语、波兰语(含阅读、书写、语法)、祈祷和宗教回答、算术、音乐和唱歌。中级部讲授诗学(作诗法)和修辞学。高级部讲授哲学;从17世纪末起又添授了神学(到18世纪又扩至法语、德语、数学、历史、地理、建筑学、绘画等)。学院招收了不同阶层的人,因而僧侣子女比起其他阶层的子女来大为减少(至18世纪中叶时,学生总数达1200人,其中僧侣子弟占1/3)。

基辅莫吉拉学院是俄国第一所高等学校,是当时俄国西南和南部最大的文化、教育中心。在它的影响下,不久在哈尔科夫和

车尔尼高夫也创办了中等学校。它还为当时的莫斯科斯拉夫—希腊—拉丁文学院的建立、为以后莫斯科大学的建立提供了所需的办学骨干和生源。它的文化、教育中心作用一直发挥到1805年哈尔科夫大学建成为止；此后变为了神学院。

(四) 莫斯科斯拉夫—希腊—拉丁文学院

时至17世纪中后期，莫斯科公国与西欧的交往增多，同时国家和教会急需通晓拉丁文的知识人才，为满足这些需要，先是零星出现了一些斯拉夫—希腊—拉丁文中学；然后于1687年诞生了属于高等教育级别的斯拉夫—希腊—拉丁文学院。它是仿照基辅莫吉拉学院的模式开办的。学习斯拉夫教会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尤重拉丁文学，其余课程类同西欧高等学校的普通科目“七艺”，外加宣传东正教的神学，后又增设了法语、德语、医学。学院初办时仅100人；进入18世纪后达600人（迄于18世纪末增至1600人）。

莫斯科斯拉夫—希腊—拉丁文学院起步于17世纪后期，而发挥重大作用于18世纪：彼得一世曾广泛起用了该院学生为其改革事业效劳，派遣他们从事东方探险，并选用为印刷厂、造币厂及其他机构的工作人员。该院作为具有语言文学和哲学性质的高等学校，其作用一直发挥到1755年莫斯科大学建成为止，此后它逐渐变成了神学院。